

甘 孜 县 图 志

附 俄 落 志

(内部参考)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复制

1961. 7.

說 明

本書係根據重慶市圖書館所藏劉贊廷藏稿和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替我館在劉贊廷家中搜集到的一些資料草稿复制的。

劉贊廷河北人，清末在川滇邊務大臣兼駐藏大臣趙爾丰下任職。民國初年任川邊軍分統，后又任內蒙藏委員會調查室主任等職務。此稿據他自己說是：“歷邊十四年，從事研究夷情時輯錄而成。（見“邊藏芻言”）

依“邊藏芻言”（劉贊廷著）記載，此稿包括：（甲）邊務記錄八十余卷……（乙）像片三千余張……（丙）地圖五十余張……”。現存的稿件除像片已佚散不少外，其他稿件和原記載大体相符。內容計有“西康藏省記畧”、“西藏歷史擇要”、“趙爾丰奏議公牘”以及原康藏地區地方誌等。對原康藏地區的山川形勢，地域沿革，政治經濟，風土人情，歷代遺蹟，喇嘛寺院以及所謂“改土歸流”的經過，都有所記載，對原康藏的史地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原稿頗為零亂，附件夾片很多，有上下文連接不上的地方和錯別字句，對此我們均未作任何補充和修改。僅對無法辨認的字，根據上下文的意旨代為填入。地圖多係草圖，我們選印了其中比較完善的附于書后。照片尚存三百余張，多係各勝古蹟，風景人物，關隘佛寺，土人習俗等，均無說明，故未复制。

民族文化宮圖書館

1960年12月

甘 肅 縣 目 錄

沿	革	方	位	治	所	乡	鎮
粮	稅	山	川	道	路	关	隘
气	候	地	質	花	果	森	林
身	兽	堯	材	矿	产	垦	殖
教	育	寺	院	商	情	风	俗
遺	跡						

甘肅原名朶甘思據傳土司始于唐初當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
 聘藏時有酋長各昂窮者隨迎親大臣薛祿東贊扈從有功遂以自立
 是為甘肅土司之始元世祖以爰思巴王藏置朶甘思始封明表
 元制至宗貞十五年白利土司以黑教催死黃教旋被青海圖始汗以
 兵滅之以蒙古霍耳種人分治于此隸屬青海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
 丹律作亂諸大將軍年羹堯討之以四川提督周瑛出黃勝關夾攻丹
 律窺入西藏走死周瑛收服甘肅以東各土司地方劃歸四川乾隆二
 年贍時土司因地方糾紛終年不休經孔撤土司之弟翁鉄達拉從中
 調吐上命四川總督簡貴勘查劃地分疆各守其界奏獎翁鉄達拉為
 妥協司遊與其凡分折地土改為麻節土司遂置甘肅孔以資控制乾
 隆五十七年禱康安西征廓爾喀征沿邊土司隨征有功始封甘肅霍
 爾孔撤土司為折牙司霍爾章谷霍耳東科霍耳白利霍耳麻節各土
 司均安插長官等司均標霍耳五家其疆厥北界果羅克即俄落東界
 色達東南與打箭鎗明正土司界南與贍時界西至統旗又與德格界
 所轄百姓共四千九百二十三戶大小寺院三十三處每年貢物狐皮
 八張黃羊二頭酥油二十斤番馬二匹由打箭鎗直隸斤轉送四川總
 督嗣后以物折價共銀八十四兩四錢至光緒十九年霍爾章谷土司
 希亡孔撤土司欲意吞併麻節土司即旨弗從以致隔閡時駐贍時審
 官聞知即聚兵偵據揚言霍耳人民自願投藏旋經川督鹿傳霖令稅
 領張維率兵驅剿遂將章谷改為鎗霍屯由此麻節亦為孔撤所忌而
 即青嗜飲漢馬等亦有所懷恨于光緒二十七年被人暗殺而死



旋經川督楊良燾請由孔撒土司兼理其時孔撒老土司俄朱彭籍已死以出嫁女史机表取而娶机为人放蕩婚配自由已易數夫時又重夫入贅乃母不許遂囚其母以前夫所生二子一各俄朱宜美兼接斯職魂遙麻者土好交印其次子各多青迫乃甘孜土司文佛齊护政名香根時年二歲嗣經川督查知幼几蕩妇恐難持重遂派知县李之珂于此鎮守机疑为盜棍于已不便即斷其支血寔在遙李自去迨与藏番勾稽又恐李去遂露消息竟囚李之珂于獄謀劫逃各大臣暨見軍旅于整未渠遂逃之俄落北方旋被等获剔除土司职务遂將所轄之孔撒麻者東科白利四土司之旧併改為甘孜隸屬于鄧科府以至於今

为札飭事宣統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案据麻书札封回恩呈称孔撒土司帶同长子將孔撒麻者兩土司印信一并携帶定期四月二十五日由甘孜起程同路三百人由玉龙灵慈登科等处進藏等情據此奉大臣查該土司擅將土司印信携帶逃走殊屬胆大妄为当批飭該州前往阻截飭將印信等物交出並將該土司看管候奉大臣酌派密探該土司並已起身茲特一面札飭該管帶派人探訪如孔撒土司由那科石渠一帶經過務即前往阻截並飭令繳出印信等物仍將該土司母子看管妥为开导繳出印信即屬无罪奉大臣决不杀之請候訊明辦理並將隨同僧俗人等遣散令其回籍安分毋得諒疑如果該土司或由边境經過該管帶務宜探明其等獲日期具報來案

以凭核办合即札飭为此札仰该管带遵照毋任延误所经路途先派人阻截并派马队前往飞探一有信息即飞报该管带前往截拿其在渠防管该管带亦须赶紧行知一同在茶渠堵截该土妇其下茶渠之蓄察寺哈撒尤为紧要务先派兵截拦将拿获日期具报无任逃脱致干咎戾切切特札

禀 欽帥閣前敬禀者窃于四月二十五日午刻蒙准麻市汛移 函于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坊间甘其孔撒土妇名么金带孔撒土司兼护麻市土司各恩枝登吉宜墨带孔撒麻市印信二颗并号数各件同甘其香根交二喇嘛一同呈禀定于四月二十五日由甘其起行除飞报 欽帥外现在孔撒土妇同喇嘛等起程在即敝处阻挡三次该土妇同土司及喇嘛等横借前行该土妇带头人等来汛立等守候护照马牌起行敝处无法只得发给护牌一张准甘其孔撒土妇同土司各喇嘛等定即起行一俟奉到 欽帅批飭如何办理即行飞移实为公便为此合移贵府烦为查照希即期复施行至移者又据函称孔撒土妇带上路夷民二百余各挂喇嘛共六百余各骑驮七百余匹由登科赴茶区卡进藏各等由查该孔撒土妇土司此次率领多人并印信号数口粮进藏未决是何居心屯务有兼轄之责接准来移计该土妇止已起程阻挡不及究竟如何办理屯务亦不敢擅专惟取屯距察途远往返至速亦须半月除由屯务飞函禀请京府电禀 欽帅请示遵办俾免贖误外所有孔撒土司率带印信番众

进藏款日理合駁禀 钦帅俯賜察核批示飭遵為此具禀溷至禀者

批

禀悉查孔撒土妇扬言进藏确系带印逃走前经麻寺汛禀报来案当即札飭该汛弁会同哨营刘玉贤匪拦并札飭邛科石渠两委员及朱管官截阻并经万令探明该土妇已行抵德格文作庆地方自应阻止该道即派刘管带同万令前往飭该土妇撤印办理甚合机宜惟派将印苗下始准放行未竟不合仰即转飭该文武将该妇母子一并拿获看管具报来大臣核夺并转谕僧俗人等各回原籍照常安居毋得疑惧至头人投就夷寨并无替手且系三处土司所管而辞语草率该道不查返给反照殊属不合此批

大帅阁下敬禀者窃妖匪于本月初四日十二句钟时得见封千尾用鸡毛飞函投到万令里恩公署据称孔撒土妇已于初三日改道行抵作庆定由德界经过奇塘赶紧拦阻云云又据万令遣人前探回称该土妇的系行至作庆带有马队三百余等情取道见事机危急不敢不从权越阻办理爰将刘管带庆先传令带队同万令前往令将印信苗下始准前行再三囑其和平办理不可轻躁致激意外之变该管带即于本日收拾起程前行并万令一同前去矣知关宪座敬以禀闻正具禀间忽有甘孜头人一人带同百姓二人来至更

庆被威恩其给予凭照保护等情且称给予保护文憑伊等情愿回甘
 孜拮集众百姓俱来投诚云云取道即允所请并用好言安撫隨即发
 给护照并借用德格奎貢关防札知鄂千总令其妥为保护勿令百姓
 惊惶事关要件不能不从权办理也为此谨禀伏候

宪台批示取道威理禀

大帅閣下敬禀者窃管带等于宣统二年五月初三日奉
 宪台札开以孔撒土妇带同长子持孔撒麻布西土司印信 一 併
 携带定期进藏飭令管带等前往阻拦扣留飭令撤出印信 号 札
 仍将该土妇母子看管听候讯明办理仰即遵照办理毋任该土妇逃
 脱干咎等因窃查孔撒土妇携印逃走管带等于未奉札之前五日即
 准麻布汛鄂千总回基移知即已准备初三日午后风闻该土妇等取
 道登科管带带领精壮勇丁知县带同头人蛮因星夜赶至灵葱旋闻
 该土妇知登科有备改道由作庆进沟由石渠所属曲屋瓦口一带前
 进询诸土人过灵葱隘如山可径达曲屋知县窃以事属要公未便稍
 分畛域且曲屋人科一沟直通登科窳八堪虑与管带等商仍带管带
 披星越山初五日申刻行抵曲屋该土妇等约有口五百人已驻紮曲
 屋喇嘛寺之下项管带等因喇嘛寺踞其上游即驻于此截其前路一
 面由管带殊瑜上中下三条渠头人各选壮丁防堵隘口瑜令有母之
 哨哨弁带同干勇前来以资分紮布置已定随令该处头人到孔撒土
 妇帐棚就宪札各情一一从容开导该土妇约管带知县在于革坝谈

管帶等其其事出方全于初六日辰刻親到草頂赴約比至該土妇遣其头人碌絨江错等四人前來隨跪告及夏加譬喻飭其交出印信等物即屬元罪諭慰半日之久一味橫抗言辭將決管帶等所帶營勇奮團僅有七十余人聞駐防絨頂察之巡防第六管麻布汛千總封國恩由作底陸續收到只得諭令該土妇稍從容商酌俟后面防營趕至會商再為設法开導惟該土妇等恃其人多執意抗拒如實難喻以理法非用兵力不可斯有奉札阻拦孔撤土妇反復开導終難听从各緣由是否有当理合朕銜稟請

宪台俯賜察核批示祇遵為此具稟須至稟者

大帥閣下啟稟者管帶等于宣統二年五月初六日將拦阻孔撤土妇开導不从各情形先行飞稟

宪鉴在案发稟后复传集該土妇之头人碌絨江错等切實开導曉以利害漸有转机允將印信等物交出正在磋商間管帶王賢帶領防營二哨千總國恩帶同汛兵管帶完文駐紮菊母文左哨駐紮石渠之前右兩哨陸續行抵曲屋該土妇等見兵力甚厚元心氣恣土胆惟避藏燒香矢口不移管帶等公同商酌隨將各營反奮團分紮隘口防其奔竄挑选精壯旆其咽喉分队伏于山后截其逃往俄洛之路处处布置周密並以环攻之勢仍严束勇团不得擅放枪炮該土妇翻然改圖于初七日辰刻遣碌絨江错等將乾字一万六千一百四十七号霍耳甘孜麻布安抗司铜印一顆乾字一万一千六百三十号孔撤安抗土司

兼麻布安扼土司号紙一張呈繳前來面懇給予路票俾得進藏管帶等暫從權應允印信号紙收訖后曉以不奉

憲批前途仍難通行并將該土妇母子阻其行走候示遵行并諭隨从人众大半出于胁迫令其遣散否則用以兵刃至該土妇及其头人隨从人等行李數百驮飭令自行看守并未遺失分毫該头人等俯首所以痛自改悔此孔撒土妇已繳出印信号紙之實在情形也管帶等仍當設法遣散隨从將該土妇母子阻其前行所候示辦理所有孔撒土妇並將印信号紙繳出該土妇母子阻其行走各緣由是否有當理合联銜稟請

憲台俯賜察核批示飭遵再印信号紙暫由知縣查俊妥存俟事竣會商呈繳

究駁以昭慎重知其有北方之責未便久延俟將遣散隨从各事辦竣后即回登科合併陳明

謹稟欽究閣下敬稟者竊孔撒土妇繳出印信号紙各情形已于本月初七日稟報在案發稟后管帶庆先委員里恩毓英先后稜到會商遣散隨从各事宜該土妇當繳印信号紙時情願候憲批遵行詎意兩早阴遣于是夜三更后与其头人等乘黑夜携帶行李潛逃比及警覺天已將曉管帶等馳赴該土妇原紮處所悉心查看遺有行李十余驮其隨行之奴交駐色兩喇嘛等為五十余人因該土妇等悞罪潛逃未与同行隨即集訊據供實系孔撒土妇脅迫前來并无同謀及預知

逃走情事管帶等用姪言安慰令其自行看守伊等行李无庸惊疑俟稍後數日即遣令回籍復公同磋商管帶凭丈由色許一路管帶玉賢由作庆一路管帶庆先由恰馬院一路各帶隊進趕并由管帶凭丈飭派左哨長進趕俄洛一路一面由委買等分飭各路頭目俱派安人到處偵探得信飛報能否進及容糶其稟其該土妇所遺行李取回查点逐一开具清單呈請

完卷內有糶和四色因各營團等食粮缺乏曲場比屬牛厂覓耐雜取分发暫用可否覓予繳价伏候

完卷所有孔臘土妇徽印信号紙后乘黑夜潛逃并路進趕各緣由理合联銜稟請

完台俯賜鑒核批示祇遵為此具稟須至稟者再該土妇所遺行李暫由石渠委買收存容事竣后送繳完卷委員立俊里恩初十日各圖差次合併陳明

朱完丈稟截获孔臘土妇貨物
驟馬并土妇逃走各情由

批稟悉該管帶前次圍困該土妇文時并不謹慎防范致令逃遁已屬可恨已極此次李朝陞進及復任其逃遁且該弁前次因帶兵過少土妇故敢抗拒此次跟進何以李朝弁仍只帶二十人且后路亦未調兵接應有此等用兵者乎該弁不勝管帶之任于此可見且所其先

行开枪打死是兵是马原禀含糊该管带亦即混图转禀尤为糊涂且
 彼枪已能反我是相离并不甚远何以我兵二十五人仅毙其一人枪
 之无准不知平日训练何等将果且不知报销打去多少子弹据禀随
 该妇者只有百余人所获之物五十五驮而骡马已有一百二十余匹是尤
 马者百有七十余李朝陞不知及此进庭何以守馱子为主夫馱子
 何足重轻李安邦既到应即协力进庭且有该土妇之马可掠可以速
 反使其无馱足之时人困马乏自不难于进获两人计不出此固为尤
 识而该管带闻信亦不察间由大塘坝赴姚洛庄定何路由牙得牛厂
 邀截何路为捷乃闻报后若尤事然土妇逃走该弁身有重誓岂尚不
 知耶乃来禀亦在牙得寺等候查点馱子其尤识较李安邦李朝陞尤
 甚而食鄙之心已见不然何不将馱子迂回登科无事时会同喇令同
 点耶该弁自己既不前往又不严飭那带哨官追拿务求获得乃但令
 其查明情形禀报人已逃矣尚有何可查按其前后情节殊办理不善
 姑俟拿获土妇再行核办此批

禀大帅拿获孔疆土妇土司

情形由

谨禀大帅前次禀者窃孔疆土妇逃遁情形前经叠报在案初
 七日三鼓探得土妇之母并其姊藏匿时河堤多寺喇嘛地方当下拿
 获官带等会同所讯温厉有加该土妇之母供称土妇土司逃遁百里

土司北界任达山顶变房向管带等初八日带通事什兵二十各同往泣博百里土司来到多方开导善言安慰该土司始供实情即于该处已将该土妇土司并次子香根喇嘛三名拿获初九日押到甘孜管带等会同审讯该土妇供称前年并有进藏朝佛布履靴笠愿信所以进藏因一时愚昧不知道理擅将孔撒麻布两颗印信等物带走实属自错以后官兵截拦截印后欲候赦此再行商量又被浮言煽惑深蒙大帅见罪因此复逃此外别无情事尚祈转邀帅恩格外悯恤等情管带等再三究究并无异词愿将该土妇土司等交封千尼汛署看管其香根喇嘛系是该提众喇嘛寺其保领回寺院所有拿获孔撒土妇土司反香根喇嘛等三名理合飞禀大帅俯赐衡夺候示遵为此具禀请至稟者

登科委员会稟呈 緝孔撒麻布印信

号裁由

管带新军右营朱元正

谨 禀

同知銜登科委员补用知县喇吉俊

钦定閣下 敬稟者 窃管带等会稟孔撒土妇撒出印信号物后潜逃一

案 知县喇吉俊 于五月二十四日 案奉

宪台批开印信号物喇令前稟收存应即派差人责送朱元正等因奉此

准时管带元正 尚在晒踪追庭 知县 随与函商各派差人收孔撒土妇

撤出之乾字一万六千一百四十七号霍耳甘孜孔撤安抗司铜印
 嗣又乾字一万一千六百三十号霍耳甘孜麻节安抗司铜印
 孔撤安抗土司兼麻节安抗土司号纸一张贡呈

宪轅以盼慎重所有呈繳收回孔撤土司印信号纸缘由理合联衔稟
 请

宪台俯賜察核批示祇遵為此具稟須至稟者

兵部为 裕发号纸事 武选司案呈内商抄出四川总督锡奏打
 箭笋厅属孔撤安抗土司俄珠嘉木错因病身故并元子嗣有指
 婿生子俄珠宜美多吉年十八岁夷众信服系已故土司俄珠嘉
 木错亲女之子堪以承袭又麻节安抗土司札什腾珠多布被害
 身故并元嫡长子孙袭替查得请袭孔撤安抗土司俄珠宜美多
 吉系已故土司之婿堪以兼袭等情奉

硃批该部议奏欽此查定例土官缺出以嫡长子承袭本族无可袭者
 或妻或婿为夷民信服者亦准承袭各等语今四川总督唐以俄
 珠宜美多吉承袭孔撤安抗土司并兼袭麻节安抗土司之职查
 与例章相符应准其承袭孔撤安抗土司并兼袭麻节安抗土司
 之职于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汇奏奉

旨依议欽此相应給予号纸令其承領任事可也須至号纸者

為奏裁革孔撤麻節土司繳銷銅印號紙一案

為咨明事竊照本大臣于宣統三年具

奏拿獲叛逃已著帶印潛逃之土婦進回印信等紙咨部銷燬一摺除候奉到

諭批另行恭報咨明外所有原奏合先抄呈咨明並將^{號紙}銅印^咨請^{注銷}除分別咨行外相應咨明 貴部請頻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奏為拿獲叛逃已著帶印潛逃之土婦進回印信等紙咨部銷燬并請廢除孔撤麻節兩土司改設流官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惟从来庭功之典不吝胙土分茅懲罪之条豈之除國削地

此賞罰之常程亦古今所不易也我朝旣撫四夷凡有微功皆

錫封土所以盡怀柔之道即為靖邊境之謀元如日久弊生不惟不能

作我屏藩若更多方肆其奸宄或咨為賊虜或敢于欺朦至於苛

削百姓更不待言而各土司中明騫狼戾未有如甘孜之孔撤土

婦央札為最甚者該央札系已故孔撤土司拔朱彭措之女其父

故后彼竟廢母而自指德格頭人之子私立為土司已生兩子又

將其夫逐去復其私生之子名拔朱宜美多吉而自立為土司復

乘麻節土司之死幽禁該土司之妻奪其印信乃朦稟麻節土

司並已無人使其子兼襲麻節土司之職百姓畏其強悍愈強所

从羔非心服也孩央机以其次子为喇嘛强各为呼图克图因妒
 札噶寺呼图克图为人纯正蛮民信仰恐有妨碍其子权利夜间
 率众前往围攻札噶寺孩呼图克图未得逃去竟焚毁其寺院烧
 杀喇嘛多人札噶喇嘛控诉于钟霍屯员李令之河亲赴甘孜欲
 为吐理孩央机胆敢率兵将李之河围困于普玉隆山逼令给予
 断牌言札噶寺有罪不准在甘孜居住李之河不肯听从遂断绝
 其饮食者三日李令等饥渴唯忍不得已给予断牌始得回屯臣
 前年奉

旨征剿德格叛逆昂翁降白仁青道出甘孜央机疑为必治其围逼李
 之河之罪伏甲八百余人于其两土塞中意在用围李之河之故
 能嗣见我兵强威百姓亦不愿随其行此特逆之事其谋始匪臣
 因德格紧要无暇与旄佯为不知其事乃至德格后孩妇复令各
 寺咒臣速死有孔撒百姓暗中报告惟一笑置之彼又勾结臚时
 饮血盟誓约为同与臣为难臣闻信后即札责臚时不应听央机之
 言妄自生事番官奋力辩其无河臚时及孔撒麻节百姓则喧传
 不谓孩央机愈不自安突于去年夏间率带二子反头人小娃喇
 嘛等七百余入先围汛署声言勒佛勒要护照马牌不刁则将绝
 其食如该汛官甚困思无策一面给予马牌护照一面飞禀前来
 臣即派兵追拿孩妇等并未走避在大路嗣经我軍右营于德格
 野番一路始得阻截助其仍回甘孜央机竟敢伤人先行开枪击
 斃我兵马环据孩管带禀报拿获央机已將孔撒麻节两印及部
 司

領号紙一张交出据夹机供称自知屡犯过恶惧罪潜逃思欲在野番处暂避再行入藏投归达赖今既被获惟求免其一死等语请尔前来查会典内载土司不遵法度可得题参治罪或另委土官或改土归流是盖 操私抗殺实隄防逆戾之寓意今该妇央机废母自立与人私通既已失天伦之经更无复人理之正且其夫既非故土司之婿即其子亦不能为故土司之甥承袭固属非是况将麻节土妇幽禁至今已十余年诡计兼併虚词矇稟夺袭更所不直至今焚杀僧众兵逼屯戍于 臣过境敢为伏甲之谋藉完强番思欲乘机而动迹其兇狡之心实有叛逆之志今复带印潜逃欲隶属于藏而借为护符不知戴

天之恩阴有猷比之戾逆迹昭著罪状显然即应立予诛除以彰

宪典惟是关外土夷未受教化犬羊之性未难深责如蒙

天恩浩荡将该夹机母子免其一死永远监禁并将其子革去呼图克

图以正宗教而儆愚迷再孔撤麻节百姓前来 臣蒙恩请安该

官请愿输藏归化查甘孜北路要冲邻近瞻时现在既已无主未

便断其黄漫或致被人煽诱由 臣 督行委员前往管理孔撤麻节

阿比事件判给甘孜委员亦真关防一顆暂时行用其霍耳甘孜

孔撤安机司制印一顆霍耳甘孜麻节安机司制印一顆号纸一

张咨部销贖所有拿获叛逆踪著带印潜逃之孔撤土妇央机追

回印信号纸咨部销贖并请革去孔撤麻节阿土司收回北土人

民改流官各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摺具陈伏乞